

語絲

期七十七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報費	廣告費
----	----	-----

北京大學第一院語絲社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國外全年再加郵費八角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嬰兒屠殺中的一小事件

武者小路實篤作

周作人譯

登場人物

主人

保母

兵三人

狂女

時 耶穌降誕後不久

地 伯利恆附郭人家的一室

主人

（抱著嬰孩，）可愛的小人兒啊，你很好好地睡著，你安穩地睡著。世界上那里還有比你更安穩地睡著的東西呢？你的父親是，因為你的緣故纔喪了你的母親，所以恨著你呢，在不看見你的時候。你的父親是幾乎發狂似地愛你的母親哩。是的，五年之間你的父親與你的母親互相戀愛著，我不知多少次想對她說明我的愛情，因為你的母親太是聖潔了，直到去年春天我總

還不敢說出來。到了去年春天纔說明了我的愛情，你的母親漲紅了臉不則一聲，只望著我的臉。你父親迷惘地與你的母親接吻了，於是你的母親默默地靠在我的身上了。你父親是，在那時候怎樣地喜歡呢！你長大起來，那時你會知道你父親的喜歡罷。你父親是發狂似地喜歡了，而且又哭了出來了，而且還迷惘地回到房裏祈禱起來了，雖然我還不能相信是有神。只是因為太高興了，所以對了神祈禱起來了。我覺得世上沒有像我這樣幸福的人，一切事物都是美麗，一切似乎發着光輝。這就只是去年春天的事情。以後不久舉行婚禮，二人結了婚了。我們真是胡里胡塗地過著日子。你父親自從和你的母親合在一起之後，總只是高興地輕飄飄地生活著。又不多久，你就宿在你的母親的胎裏了。那時兩個人是怎樣地歡喜呀！你的母親是每天在那里想你的名字。而且做你的小衣服，

覺得是最大的快樂，什麼事都比不上。兩個人又常常談怎麼養育你的方法。但是，你纔生產下來，你的母親却就死去了。她死的時候，還是紀念著你，而且知道你很壯健。覺得非常喜歡。可是你的父親，請你原諒罷，在那時候却是願意寧可你的母親活著的，喔，你能原諒罷。你的父親自此以後想起母親的事來，長是噙著兩眼的淚，因為時常因了什麼記起當初快樂時光來。但是你又是怎樣可愛，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地可愛。這樣抱著，看著你的臉兒，身上感到你的熱氣的時候，真叫人覺得茫然了。不過要是你的母親活著，那又是怎樣可喜呢！兩個人爭著抱你罷，你將從這邊的手到那邊的手，從那邊的手到這邊的手地轉來轉去罷，同是還被兩方面親吻罷。你如受到你母親的親吻，你將怎樣

嬰兒屠殺中的一小事件

周作人

國外民歌二首

劉復

一本書

采真

憶語之一

劉錫愈

我們的閒話

大閑

本日期錄

地高興，那母親的親吻！

(門猛開，伊母上。)

主人 輕輕地，小孩睡著了。

保母 主，主人，不得了！

主人 爲什麼這樣地抖著？怎麼了，你的母親

病了麼？

保母 不，不，不得了！現在街上正吵鬧著。

遠遠地聽見聲音罷，莫名其妙的什麼聲

音。

主人 這樣一說，彷彿真聽見什麼了。你開了

門，就聽見了。是那狗叫似的聲音罷。

保母 不得了！主人，主人，早點把小孩藏過

罷！趕快，趕快，把小孩藏過罷！

主人 爲什麼？

保母 聽說希律王有命令，叫把本地的兩歲以

內的小孩都給殺了。

主人 什麼，說有命令叫把兩歲以內的小孩都

給殺了？哼，那里會有這樣的命令。

保母 但是，剛纔到街上去，到處都這樣說，

大家都是發了瘋似的。這里稍爲靜僻一點

所以沒有聽到，在街上真是鬧得不成樣子

哩。有的哭著，有的叫著，有的跑來跑

去，還有些母親忘記把小孩隱藏起來，却

緊緊地抱著，赤著脚在街上且喊且走。

主人 謠言，謠言。這樣的事情一定不會有

的。但是——

主人 無論怎樣。這樣的不法的事情總是不會

有的。即使是希律，那個希律的大流氓。

(走，小孩哭。不要哭，不要哭！——

不會有這樣事情，總之是不能有的。哼，

又不是已經發了瘋。——不要哭，不要哭

罷！你且安心，你且安心！但是，那是真

的麼？是的確的麼？

保母 是的確的。

主人 那麼，你把這個門關上了！

保母 是。(關門，從窗口外望。)

主人 無論什麼人來了，我決不讓他來殺你。

你的母親因爲是被病所殺的，我沒有下手

的地方，但是這回對手是人，是有人情的人，

——怎麼能夠殺這樣可愛的小孩呢？

希律或者是死了小孩罷。即使是死了小孩

也不能有這樣荒謬的事情。又不是已經發

了瘋。

保母 還不快點把哥兒藏過，就要不得了。

主人 不，我把這個小孩這樣的抱著。誰來了

都不讓他用一個手指點他一下。

保母 那是做不到的事情。

主人 做不到麼？怎麼會做不到！這是我的小

孩。誰都不讓用手指點他。

保母 但是，這是希律王的命令。

主人 希律王的命令麼？不管希律王的命令不

命令，我只是不殺我的小孩。誰能讓這樣

得這小孩可愛罷？

保母 我怎樣地愛這哥兒，你還不是向來知道

的，——

主人 可不是麼？誰不愛這樣天真爛漫的小孩

呢？這小孩遇見什麼人就熟，看見什麼人

就笑。你看他的臉，看他的眼睛。怎麼讓

這樣的小孩被殺呢？誰又能下手呢。

保母 但是——

主人 出去！你是在咒詛這小孩罷。出去！

保母 (哭)怎麼說出這種話來！

主人 好罷好罷，不要哭了。這是我的不好。

但是你在這里是不行的。你跑到外邊去，

遇見人便說家裏的孩子找不著了，假著

哭罷。

保母 是。我幾乎要發狂了，我真想哭叫起來

了。現在我去假裝尋找哥兒，在這院子裏

和門前奔走著罷。

主人 我就躲在這牀底下

保母 是。請早點躲起來。彷彿有拿著劍的兵

士三四名向這邊走來了。一個女子指點著

這邊，說些什麼。

主人 拜託了。

保母 是。(從門口出外，門猛閉。)

主人 (小孩又哭，)不要哭，不要哭。我一

定救助你的性命。請安心罷，我一定救助

你的性命。誰肯讓你被殺呢。(躲入牀底

主人 (低聲) 不要哭，不要哭！真是不要哭

纔好哩。暫時靜一靜罷。好小孩，真是好小孩呀！

(暫時以後外面聽見脚步声，彷彿在別室搜查的聲音，又聽見談話聲。)

外

(兩三個人的聲音) 這家裏該有一個男小孩。已經逃了麼。這裏的保母好像發了狂似的在樓下叫喚。但是這裏未必會已經有人來查過罷。到處都發了狂。其實只聽了這個消息誰都要發起狂來。這裏有一間屋子。讓我們搜一下罷。此外沒有別的房子了。(開門，三個兵士手提血污的刀登場，一個女人狂亂似的微笑着跟進來。)

兵士一 (窺探牀下，顫聲) 一個人都沒有。

兵士二 你是殺小孩已經殺厭了。

兵士一 誰都要厭呀。

兵士三 是麼？我却是還想殺呢。用了這把刀已經殺過五六十個了罷。每殺一個人，我的刀便愈是渴血了。

兵士一 你是可怕的人。

兵士二 但是我們無論如何總不能不殺小孩，不殺便是職務怠慢，倘若被革除，明天就要挨餓。

兵士一 不見得革除就完事了罷。命令裏說，無論如何都須殺死，還聽說有命令，凡找到小孩而不殺者以叛逆論。

兵士三 是的，還有這樣的命令，如有見小孩

而不殺的兵士即當場正法。就是我，殺了

三四個小孩的時候，也覺得不很舒服。但是聽著大眾哭叫的聲音，漸漸的覺得殺小孩的事情也有趣起來了。

兵士一 我好不容易纔殺了三個。後來我這手怎麼也不肯動了。開著眼睛，手就不肯動，

我所以閉了眼這纔宰了第四個。以後我就不能再殺了。

兵士二 這的確不是怎麼愉快的事情。因為對

手是些小孩，一點都不會抵抗的呀。

兵士三 早點搜罷。

兵士一 我覺得這屋子裏沒有人。

兵士三 聽見小孩的哭聲了。

兵士一 不，這只是幻覺罷。

兵士二 是的，這是幻覺，耳朵裏已經充滿著

小孩的哭聲了。

女 (走近兵士三，指牀下) 為什麼不殺？

為什麼單殺我的小孩呢？

兵士三 誰的小孩都殺。(走進牀邊。)

兵士一 沒有人。

兵士三 你的眼睛是靠不住的。

女 (突前，窺牀下，) 哈哈，拜著呢，拜

著呢！一個男子漢正合著掌向人拜著呢！

兵士二 (向兵士一) 不行了。你真是沒有看見麼？

兵士一 沒有看見。

兵士二 是罷。但是就是你現在也不能再救他

了。

兵士三 是的。快點拉他出來。(兵士一稍躊躇。) 想對希律王謀叛麼？為什麼這樣地拖延著的呢？

(三人合力好容易把主人拉出來。)

主人 (兩眼充血，咒著小孩的勃頸出來，) 你們要這個小孩麼？給你們罷，可是這個小孩已經死啦。你們還是不走，性命要都不保了。

兵士三 別胡說！拿小孩給我看看。

主人 請看這樣的死了。還有什麼事麼！

兵士三 自然是有的。我告訴你，非等到用這

把刀刺穿那小孩的心臟，我們是不走的。倘若活了過來，那就麻煩了。

主人 什麼！你說用那把刀刺這小孩的心麼？

你能刺，就試試看！畜生！

兵士三 喂，弟兄們，把這個瘋子按住了。要是反抗，就一下子結果了！(奪取小孩)

哈哈，的確已經弄死了。可是萬一活了過來，那就麻煩了，小心點還是這樣辦罷。(用劍刺小孩心胸，女微笑，退場。)

在好了，弟兄們去罷。(主人掙扎着，三人把他推開，退場。)

主人 (抱著小孩死體慟哭，隨後起立，) 唉，我是怎樣一個不中用的人啊！我不能用了自己的手救助這小孩的性命，反而用了自己的手把這樣可愛的小孩弄死了。我

要救活這小孩的意志應當比那些人要殺他的意志更強。但是我却睜著眼把我的小孩弄死了。而且不願意落在別人手裏，用了自己這手把他這樣地扼死下，用了這手把那細的咽喉插死了，那時，這手因了忿怒與恐怖與愛而顫抖了。我還想把這小孩的死骸去過去給那班東西。可是我覺得這小孩可憐，終於不能把死骸去過去。於是我就順從地眼看著這小孩的心胸讓他們的刀穿過了。我被憤火燒著，却不能對於什麼強力有所反抗。那是希律的力，希律這流氓的力！我只要說是希律的命令，一定無論怎樣殘酷不法的事都甘受了罷。這個指爪會全都拔去罷，這個手和脚也會被切去罷，這個頭也會被割掉罷。就是這樣，我仍舊還是不能抵抗罷？我為什麼對於希律不想反抗的呢，眼看著比自己的性命更可愛的小孩被殺？我的是一個愚夫。我的小孩，你饒恕我罷！我實在是沒有法了。唉，耳邊聽見小孩的哭聲。饒恕我能！我實在是沒有法了。

保母 (登場) 主人，怎麼了？
主人 (指死骸) 你看！

(保母抱死骸慟哭。主人立著哭，良久，對着一方怒視，大聲說。)
你記着罷！
(一九一三年六月原作)

附記

上文初登白樺，後收在戲曲集心與心(1913)中，現此書已絕板，唯武者小路全集內尚有，在第一冊內。

三月十八日執政府大屠殺以後，我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鬱抑，想起這篇東西覺得有些地方頗能替我表出一點心情，很想把他翻譯出來。但是因為心緒紛亂，只起了一個頭便又擱下了。十一日起忽發高熱，足有十天不能出門，又拏出來看，在執退後的四五天裏隨手補譯，到了今天總算已經寫完了。我譯這篇的意思，與其說是介紹武者小路君的著作，還不如說是我想請他替我說話。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在北京——中國之伯利恆。

國外民歌二首

劉復譯

(從E.P. Mathews's "The garden")

Bright waters 中譯出)

(一) 高麗民歌

好像似河中流着的水，光陰就 樣的流去了；
我望着她來，早已是 盼望身了。

二月裏的紅花已經是昨天的事；
今天沒有了花，只賸的殘紅滿地了。

向着秋月高飛的鴻雁已來了；
我還聽着它叫咧，它可又去了。
它來了又去沒有留下一些的消息；
我只是聽着悽悽的秋雨一陣陣的落着啊。

(二) 鞭鞭民歌

少年人，
若然你要喫
刀邊上的蜜，
你就要割壞你的嘴了。
若然你要嘗
女人吻上的蜜，
你就只該用嘴唇去嘗它，
要不然，少年人啊！
你就要咬壞了你自己的心了。

一本書 With Matthews 著 采真

古代傳給我們底格言中，很少有比這句拉丁諺語「留神那一本書底人哪」更為有意思底。「那 本書底人」，並非如一些人所解釋底，是僅念了一卷書底人，乃是那以某書為愛物為至友底人，——他將他底時間通通用在專精地研究那本書上，直到書中底意思，像血中底鐵的，子一樣，變成他心思組織底一部分。誰能懷疑這種研究法對於今日大多數底讀者最有裨益呢？設如有兩個能力相等底青年，讓一個博雜地念書，無論何種文學的食品到他面前，他

就自由地喫他一下，讓那一個限制着他自己，專對於某個登峯造極的作家與名著，如同伯特來底 (Butler) 相似論 (analogy)，愛德華 (Hawards) 底意志論，奇林渥斯 (Chillingworth) 底新教徒之宗教 (Religion of protestants)，伯兒克 (Burke) 底法國革命，吉彭 (Gibbon) 底頹廢與衰落 (Decline and Fall)，或是穆勒底名學，用親切的注意與連續的思考，勇猛盡力地研究，無時無日地不誦讀深思，——這兩個人中哪一個青年定是智識界中最險惡的敵手，還有人不立刻相信麼？前一個定要獲得一大堆各種底印象，亂七八遭地堆在他底腦海中，同破布袋子上底各星布條一樣；後一個則不使心思豐富，而且藉着嚴整的訓練使地格外堅固，各種底心才都因此加上生氣。

我們不祇是來理論這樣訓練底功效，因為淵博的思想家及最成功的演說家與作家底傳記上都表明他們真正是出類拔萃的「那一本書底人」。底馬森尼斯 (Demosthenes) 據說是極其嗜好修養低的斯 (Thucydides) 底歷史，他打算完全學會他底文體，甚至將他底著作抄寫了八次。瓊恩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 念西斯洛 (Cicero) 底著作永遠沒有夠，每年都重念牠一遍。萊布尼次 (Leibnitz) 是重視一切科學底，但他將一大部分閒時用在兩個作家上。此時他得意的微爾吉爾底詩常在手中，在老年，他能背誦整本的伊尼亞得。但丁也是從

早到晚把玩這本詩卷。克來爾敦 (Clarendon) 日夜裏都念捷實圖 (Tacitus) 底著作，從他身上他得着長於刻畫人物底作風；孟德斯鳩是法國最簡練的作家，他也是從這同一的羅馬史家得到了文章簡練底秘密，他說，「達賽達斯縮短了萬事，因為他看見了萬事。」福祿特爾常有拉新 (Racine) 底 *Athalie* 同莫西朗 (Massillon) 底 *Petite Carême* 在手頭，前者是法國最美的模範韻文，後者是法國最美的模範散文。盧騷在布魯達奇 (Plutarch)，芒推 (Montaigne)，洛克，(Locke) 三人身上得靈感，喀散姆 (Lorich Chatham) 留連於偉大的巴若 (Barrow) 底著書裏，直到能背誦他底幾篇長的講章。買書底湯森每次拜訪麥迪生時，他少有不看見倍爾 (Bayle) 底字典放在椅子上的時候。葛雷 (Gray) 從斯賓塞爾吸取靈感；告立瑞吉 (Leridge) 靠着他自己底燈乃是從高林斯 (Colling) 得來底燃料。數年前在英格蘭，許多有學

底人中，地位最敏捷的是一位勤勉專心研究荷馬底人，——他研究得最勤勉專誠，以至無論提說哪一行，他常常能接下去第二行去。那個老詩翁就是他底執情，他底偶像，他書籍中底書籍；詩中所有成語底困難，典故底愛昧，構構底繁亂，乖巧的美，他無一處不徹底地熟習，而無一處不能乾脆如意地說明。他藉着這種專精的研究，不但發展了他底理智力，可以做一个頭腦清晰而敏捷的辯論家，並且也得

到一種完整的實行力，他可以應用在一切事業上，此外他底心智上又有了分量同能力，這分量同能力是凡認得他底人都覺得出底。

白克夫提 (Proctor) 在他底誦讀科目裏，告訴我們說，有一位現代著名的文學家，當他幼年底時候，常躺在牀上，念魯濱孫飄流記，在那裏不至有人打攪他。僅僅念魯濱孫就是他不上班同懶惰底永遠的託詞；從小他就專好念一本書，後來他做了那個一本書底人了，——他最愛讀沙氏七亞，並且終生都為這位有「他心通」底詩人做了注疏同解。底功夫。腦筋備伺不「皂白」的讀者們——那都是喫書匠——若是能夠約束自己不為一切陷害他們口味底誘人的作品所惑，而專心徹底地研究一個偉大作家，那末，所得底益處定是可想而知底：不是有許多人已經得個這樣底好處麼？在幸尼克 (Seneca) 那個時候，他說，凡是哪裏都去過底，便哪裏也沒有去；常移動的旅客雖然可以經歷很好的款待，但不能有真正的友誼；這個時候還不是同那個時候一樣麼？

關於這種意思可以有不少的辨駁，這個我們是十分明白底；如說，一個總吃一樣的心智的食品底人，會有得腦疽症底危險；腦筋同胃一樣，也有牠底怪癖，不能用一條原則囊括一切；有了單純的目的底時候，雜覽各種底學識

常是很有用處底，如果所得底結果，僅是浮淺的，那是因為研究者浮淺底緣故；固然一個軟弱的頭腦，不能夠消化普通的書籍，若叫牠隨便放縱他底欲望，見着許多書本便亂念一陣，更要使牠軟弱，然而一個健全的頭腦却不是這樣，牠能從各面研求各種思想，無論駁雜的，一致的，不同的，相背的，牠都能同化牠們，以長進自己，滿足需要，而且是永沒有知足底時候。這些話我們都不能爭辯，因為在文學史上。有些人念了一海洋底書籍，而且從中找到一種刺激與靈感，這種刺激與靈感是永不能在一個人思想底小池沼裏找到底，這種證例，所在多有。如同司各得(Sir Walter Scott)與約翰生(Dr. Jo) Insson便是。司各得當幼年底時候即有大蛇一般的消化力，歷史，詩歌，故事，小說，傳說，他都狼吞虎嚥地吃下。但是像司各得一樣底腦力可以做普通人底能力底標準麼？他底思想就是牠自己底規律，普通的訓練不能繩制牠。有些人底要求的力量足以代替外來的規律而有餘，司各得便是一個。他底心思對於一切投他脾胃底事物，像鷹隼一般地抓上前去，自然而然地同那個黏結上，並且將那個變成他自己所需底一種滋養品。沒有一點東西，一個標題，被他濫用了底；各種思想，軼事，說明，比方，都被他同化，而且變成他心思組織底一部分。

但是在各國各時代中有多少個司各得呢？

他所能消化得很快很有益地底書籍中底十分之一，就可使普通的人養成「腦胃病」，這不是明顯的麼？就一般人說，雜亂的誦讀，如羅伯森牧師(Rev. F. W. Robertson)在他一封信中說底，是「託懶當中最託懶的事，牠使一個人懦弱無能更甚於旁人」；「牠最後變成一種嗜好，像抽煙似地，而且當外邊思想傾入底時候，牠使腦筋靜止不動，這樣外來的思想底是從石頭子兒一般的腦筋上匆匆流過，而在那個上面連什麼青苔都不能長」這種真理現在不是這樣地仍存在着麼？約翰生固然念得很寬泛很雜亂，文學底各種園地他都瀏覽過，但是他並未以身作則，令人效法。他倒說：「留神那一本書底人。留神那精通一件事底人。他纔是一個可怕的敵人呢。」葛瑞米(Horace Crealey)所以成爲這般可驚的人物，還不是因為他對於美國政治史智識底，比旁人淵博得多麼？那位深奧的思想家霍布士(Hobbes of Malmsbury)慣於說，如果他所念底書像旁人一樣多，他便要像他們知道底一樣少了。現在這般容易得着書籍，對於許多人是否爲一種幸福，或是一種咒詛，究竟還可以算個疑問。古代文學上底偉人在這方面同現在底情形不同，然而這却大部分是他們所以成其爲偉大底秘密底這個我們是不說底。他們缺乏書籍，使他們不得不自己去想，這對於他們倒是一件利益，——正如賠償律上，經濟窮困反爲有福一樣。許多人必須

集中他們底精力，必須忍耐地開墾出思想底區域，不然，他們將要完全失望，同那些雄心勃勃底英雄們想戰勝世界反失却了自己底國土是一樣的。

請讀者注意，我們這般熱心地誇獎那一本書底人，並不是說那忽略讀旁的書籍底人，乃是說那個在他許多當做友伴底著作裏選出最投脾胃底一本當做知己底人，他晝夜裏把玩牠，不忍釋手——他同他「神會」，直到他底腦筋爲書中底思想浸透了，被書中底觀念薰染了，雖然像牛飲水一般地吸取牠底靈感，但是並不失却他底思想獨立，而且因爲這條「蛇底不吃旁的蛇，就不能變成龍」Serpens, nisi serpentes comedat, non fit draco。底原則，更能夠藉着所吸取底增大了他腦筋底形體與能力。我們著重「神會」這個字，因爲展讀雖是普通，而在此忙亂的時代真與書籍「神會」底人却是很少；如果我們要從偉大的思想家得最大的益處，我們應當養成同他有最親密的相識，以待量出他心智底整部的淵深，且將他心智底寶藏作爲我們自己底。這樣同書籍底神會——尤其是那些最勇猛最高尚的書籍，那些在最勇猛最高尚的人底心情中鍛鍊出來底，在他們心智中鑄造出來底書籍——當你入到普通社會裏底時候，你還不能感到牠底好處麼？

譯完本文之後，覺得當誤我底光陰太多，費了十幾點鐘底工夫，不如將牠用在再念兩篇旁的文章上更爲有益些；況且麥修斯底文章極是「上帝板板」的，沒有一點風趣，譯出來底更免結倔犟牙，生硬難讀。然而他底思想見識却是可貴的，如果我已將他底思想傳達出一些來，我盼望可以補我一點非過能。在路得馬丁底 *Wider die Ketzerei* 中，有幾句同本文相似的意思，索性一並附譯在這裏。「路得勸告一切要念書底人，當選一種書，念了又念，因爲念各樣書底人祇能混亂腦筋，會有顯著的效果，正如同在哪裏都住過的人，終於沒有安息的地點，沒有住處，沒有家庭一樣。我們既然不需要天天同我們底朋友聚會，僅同幾個比較投脾氣底相處也儘夠了；那末我們也應當同最好的書籍多多接近熟習，庶使書籍爲我們所有，常在我們底手頭。」

今天上午沈尹默先生在中國詩班上說，現在底一般文藝作品，多趨附時尚，意味愈淡薄愈顯明底就愈好，好比今日做衣服底材料一樣，光求漂亮，不管堅實與否，沒等衣服變了顏色而質料早已壞了。沈先生這番意思，我深以爲然。文藝界所以造成這種現象，就是因爲文壇上底「鼓手們」亂打一通，不肯安心讀書，尤其不肯專讀

「一本書底緣故。譯文先經景哥校，後又經啓明先生校了一次，在此特地謝他們一聲。」

二月一日記

憶語之一——吸烟

劉錫愈

雖然住的小屋子實實在在地小，但是却常爲朋友們談天消遣的會場。逢到每個星期日，屋子裏總是擠滿壓滿的人。他們大半全會吸烟，所以屋裏的空氣，變的又乾燥，又熱鬧。我們大家叫牠「燒鑪」。我是不能加入工作的，雖然是一個竅主。

大約是一個月前的某星期日，小屋子裏照樣滿堆着人。談的問題非常隨便而且複雜，不久便扯到吸烟的種種。司君說，他七歲已竟吸烟，後來因爲得了「黃病」(一)，家中嚴厲地禁止；直到中學，纔又開戒。顏君是八歲吸烟，算起來資格最老，而且也有很好的成績。談的高興，他們勸着我吸一顆試試。不願吸的結果，失敗，苦溜溜地辣。他們很覺得奇怪，爲什麼我很好喝酒，而不能吸烟。

幾年以前，我最反對吸烟，直捷地是深惡痛絕。小弟弟志的聰明，勇敢，最使我親愛；不過他有吸烟的習慣，是我極不同意的。平常我愛和他逗笑，詭辯；一碰到他在吸烟，就板起面孔來，毫不客氣地呵斥。

記得有一次，是一個夏天的早晨，他又在

母親屋裏，偷着吸烟。啣着旱煙管，好像十分地有味。不知怎麼被我看見，不耐煩了，奪過煙管，又痛痛地數說他一頓。大概是話說的太多，他抱着一肚委曲，起先直不叫聲，怔怔地站着；後來就嗚嗚咽咽哭起來。我那能慰藉他呢，整個地讓他鼓肚子。到了吃飯，他堅執着不吃。母親也不明所以，又搶白他一頓。他終究自早到午，沒吃一些東西！

自從他生了痞疾，把勇敢的根性，大半磨去；一方面聰明的情形，又增加的可疑。但是吸烟的習慣，還是依舊保持着，母親大約體貼他的病情，也不像以前的禁止，雖然時時警告他不要多吸。但是他却時時刻刻防備着我，每逢吸烟，總是藏在屋的暗間。有一次，他正在吸，我忽然撞進去。他把煙管往箱子後面放，但是屋子裏滿佈着白煙，是很好的證據；他祇有對着我吃吃地笑，又無聊又害怕地。

他在民學校畢業，是十歲，第一年就生了病。他是很喜歡讀書，每天盼着痊愈，入高等小學，同志弟作伴。後來病一天一天地輕減，他次對着說到上學。明知道父親母親不，到他的病完全好了，不許他外出，但是我常常對他說：「你要上學，先得不吸烟」。

他死時是十三歲，舊曆的四月二十五日，我同二弟憲，都在中學讀書。在四月初，憲弟從家裏回校，我問明他的病，差不多全好了。是月的十五吧，他晚間同許多孩子，在門外

要，回到家覺着有點熱燒，第二天就不能動了。父親母親，都忙着請醫生；苦水一碗一碗地往肚裏灌。叔父似乎說，那個時候，不當生病——正逢着農忙，又要收麥又要鋤地；一天忘着請醫生，留吃飯，悞了不少的事。最苦的是母親，既聽這些話，又怕被志聽着——他很明白這些話的意思。他的病，似乎是「乾結」，所以醫生主張用瀉劑。但是——兩天地過去，他的病情並不見減輕。牽牛子也喝了，人工瀉法也用過了，終究沒有一點效驗。直到死去的前一天，還在受種種人工瀉法，緊咬着牙根。母親怕他太苦了，安慰着說：「蘇！難受吧。這樣治法？」「不，趕緊治好，好同三哥一塊上學！」

死了以後，格外使母親難受的。是穿着舊衣服下地。既然不穿新衣服，當然更用不着「扎彩」(2)，但是母親說他愛雞，喜吃鷄子，到底儘他自己藏的，磕頭拜年得到的「厭歲錢」，給他扎了四隻小雞。

端午節喝酒太多，第二早晨，還帶着餘醉的糊塗，又得到了他的死信。母親因為學裏考試，原來不願意我們知道這個消息。我瞞過憲弟，直到回家，雖然他看見我頹喪而又悲哀的光景，也時時地起疑。

我們每次入學，志總要送到村頭；每次回家，他又遠遠地迎着，說聲，「大哥來了嗎？二哥來了嗎？」但是那次的回家，一路上都靜默着。入了村，天氣已竟黑下，隨着車

子，靜悄悄地走到門首。

第二天就進城到外祖母家接母親了：母親見了我們，祇有啜泣。我們極力地裝出安慰的面目，但眼淚不時地就淌出來。走到路上，母親告訴，他的病怎樣地就悞了，死的怎樣地可憐。我們委婉地勸她不要傷心；但是車子到了村頭，她忽然又哭起來：我們也不由不陪着掉淚。「五七」(3)那天，母親囑付我們，給他燒些紙錢，幾件衣服，還有一雙他捨不得穿的新鞋。她似乎並不感到傷心；但是吃飯的時候，推托不餓，沒有吃飯。

可是這種種的情景，已經過去了，小弟弟過去了，母親也過去了。時間的流，一層層地把悲哀沖淡。不過小弟弟的言貌，還印在——也許永遠印在——我的腦中。有時看着他同一羣小孩子跑着玩，跳石玩，有時在——在同我閒談。但一經醒來，又模糊糊糊，祇餘下一縷的悲哀。究竟在他這短小的生命歷程中，最有意義的，而且給我的印象最深的，吸煙這一回事，沒有一方，映在我的夢中！

現在，經過一個星期的練習，我已竟學會吸煙，而且破了三毛錢，買了一個煙嘴，兩毛錢買了一個很精緻的煙匣子。如果他還活在世上，也許來到這荒涼的北京了；那麼，看見我這個時候的習慣，或者也要問吧，「大哥，你不是頂反對吸煙嗎？」

啊，我又吸煙了！

(1) 卽貧血病 (2) 我們地方對於冥

器的俗稱 (3) 卽死後的第三十五日；俗說死者魂不離家，直到「五七」，纔捨開家庭。

我們閒話

七 左拉的家事

「左拉」(Zola) 是巴黎大學教授，擔任德法文對譯。「德雷福」(Dreyfus) 有寵于元首，為學部大臣，辦一種報曰「勒帖格」(Le Figaro)，又以二千五百佛郎分設一報，世人通稱「勒帖格不郎」(Le Tigre Blanc)，左拉主筆政，時為文歌頌「雷福先生」。及有名的德雷福事一起，左拉激于公理與勇氣，起而奮鬥，舉世皆知，茲不贅述。德雷福既下野，文章益有牛氣，而左拉義俠之名亦大振，唯頑迷不服者亦不乏。有安南學生許亡 (Chuvarun) 者，素持反希伯來主義，仍攻擊「雷福先生」，詞連左拉。義俠的左拉教授則大怒，力遂該安南學生出教室，不准聽德法對譯的功課，以彰公道云。述此軼事考於二十六年四月離法京，云其時該項糾紛未尙解決。

按上述軼事，據友人某公調查，不見于英法德文書中，聞其來源係出于一種皮利亞或亞拉伯文舊報。所云二十六年亦不知係一九二六抑為一八二六。查法人左拉生于一八四〇，死于一九〇二，中間並無二十六年，則此人或係別一左拉亦未可知。又稱此左拉著書不多而精，其第一名著已由威士士譯成英文，書名為「Slanders and Scandals」。(大閑)